

记忆深处

时光片段

师者的“尴尬”

□ 朝 颜

当了十余年的语文教师,我一直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功底颇为自信。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参加省地市的基本功大赛屡获殊荣……教小学语文,还不是小菜一碟么?我一直这样认为。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过分的自信,导致了一次足以让我铭记一生的“尴尬”和教训。

那一年,我教的是五年级的语文。虽然学生刚接手不久,但是很快的,他们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我的培养目标——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用规范的笔画书写汉字。我一向关注细节,要求严格,并以身作则。孩子们出于对我的敬畏,也十分听从我的教导。期末考试快来临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复习之中。按照以往的经验,我照例将一些难写易错的字词挑选出来,范写一遍,以加深学生的印象。那堂课上,我从词语盘点中遴选出十几个词语,一笔一画端正地板书出来,要学生当堂练写。其中有一个词是“尴尬”,当时我几乎没怎么细看书本,就想当然地

给学生讲解开了:“尴尬”是半包围结构,先写一个“九”字,再写里面的“监”和“介”。说完,我还让大家跟着我书空一遍,然后让他们临摹。教室里静悄悄的,孩子们是那样认真地练写着,“一笔撇,二笔横折弯钩”,每一个学生都牢牢地记住了黑板上那个大大的“九”字。他们是那样地信任我,没有一个人照着课本去写,也没有一个发现了问题,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一个由我一手导演的错误就这样深深地植根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如果没有后面的一次考试,也许还将植根一辈子。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期末考试的试卷上,第一题读拼音写词语,赫然地印着“gān gū”这两个音节。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甚至自鸣得意:这个词我专门复习了,应该不会有几个学生写错吧。然而等试卷由年级交叉改完以后,我却大吃一惊,在我班学生的试卷上,所有写有“尴尬”的那个地方,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红的叉叉。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和同事的一番交流之后,我匆匆地翻开课本,才发现那一个小小的横原来是出了头



的。为了进一步证实,我又查看了新华字典,在部首查字法的一栏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尴尬”的部首是“九”。天哪!我登时脸涨得通红,悔恨、无地自容交集在我的心中,让我恨不能有个地缝好钻进去。

更为难堪的是发试卷的时候。当孩子们看到那个鲜红的叉叉时,全都炸开了锅,他们七嘴八舌地举着试卷问我:“这个‘尴尬’怎么错了呢?”我望着他们激动的眼神,示意他们安静下来。然后,我一字一顿地开始了我的道歉:“同学们,对不起,你们这次的失误,是由于我的错误造成的,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我会把这次的‘尴尬’当作教学生涯的一个奇耻大辱,一

辈子记住它。也请你们记住它,并在以后的学习中,学会观察,学会质疑,而不是完全地相信老师,相信权威。”说完,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正地写下了正确的“尴尬”二字。孩子们分明看到了我眼睛里闪动的泪花,他们肃静下来,一笔一画地在试卷上订正着那两个曾经以为正确的错别字。我想,这“尴尬”,我记住了,他们也一定记住了。

从那以后,我对于教学再也不敢凭印象、想当然,而是更加认真地钻研教材,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语言文字素养。因为我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免除“尴尬”,不至于误人子弟啊!

那年那月

□ 陈济川

1975年秋的一天上午,霞浦三中第四节下课铃声刚响,班主任陈老师就匆匆地夺门而入,走到了讲台跟前。“同学们不讲话,都坐下。”他高声而急切地招呼着。同学们的目光顿时都转移到陈老师微笑的脸上,心里不停地嘀咕着。“同学们,三沙街要修建第一条水泥路,它的建成,其宽度同时可并行三辆卡车,今后,它也将成为霞浦县城内的第一条水泥路,载入史册。”“哇——”同学们惊讶地呼喊着。陈老师接着说:“上午学校刚开完会,研究部署了学校响应三沙各行各业、各村、各街道,为修建三沙水泥街道做奉献的工作方案。学校决定向公社赠送建材——小石子,要求从后天星期六开始,组织各班同学,利用每个周末和每天教学日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到三沙周边山地和海边去拣石片,并送回校园,通过人工锤碎,形成灌水泥路面能用的、直径约4厘米的小石子。班里承担完成的任务总量是,在近四周内要上交学校合格的小石子32万(立方米),大家为家乡做奉献的机会来了!”陈老师的话音在教室里回荡着……

同学们听到三沙要修建霞浦县城内第一条水泥路的消息,要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劳动的热情异常高涨。因为三沙在1975年之前,仅有一条通往霞浦城关的沙土公路,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修建,到60年代中期才修成的,其中从西澳街头到后垅里弯丘桥路段,自然成为三沙的主要街道,它基本上是顺着古时旧路自东向西稍加拉直、拓宽修建而成的,长约两公里,宽约9米。它是三沙居民出行和车辆通行的必经之路,虽然当时它在三沙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过应有的作用,然而,这段沙土公路每逢风雨季节,行人和行车就要面临着持续一段较长时期的沙尘扑面或泥泞湿滑的困扰,特别是给出行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三沙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同学们决心要参加学校组织这场意义重大的义务劳动,为彻底改变家乡这一落后面貌,奉献出自己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校分配给班级的任务,同学们按一个班有四个小组来算,每个小组就平均担起上交学校合格小石子8立方米的任务。小组接到任务后,首先遇到

的一个棘手难题,就是没有劳动工具,尤其是没有木板车,如果光靠同学们去远处肩挑手搬,那效率肯定是极低的,怎么办?我是时任学校民兵营营长和班体育委员,又兼任小组长,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经过一番思考后,就利用当天下午的课后时间,及时召开了小组会议,与会同学你一言我一语,“我家有一把山锄”“我家有一把锤子”“我家有一对土箕和一把铁四齿耙”……现在小组还缺一种关键工具——人力木板车,怎么办?我在焦急中说,“我争取向邻居借一辆木板车!”两天过后,星期六,是同学们集中劳动的开始时间。这天清晨,轻风拂面,远方狮球山顶的高音喇叭传来了“灿烂的阳光,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嘹亮的歌声,缕缕阳光,透过路旁嫩黄的梧桐叶,洒落在前往三中的马路上。我拉着一辆木板车,沿着早市拥挤的中心街道,向学校快步地行进着,一进校门就惊奇地发现,同学们竟然都带上了劳动工具,早早来到了校园。“你看,组长拉来了一辆木板车,太好了!”一位男同学惊喜地喊了起来,一位女同学还竖起了大拇指,踏着脚说“组长,你真棒!”接着,同学们经过片刻的商议,决定当天先前往古镇柳周湾路边坡去拣石片。随后就是我拉你推,一车接一车的石片,前前后后地送回

了校园。

全校各班各小组将拉回的石片,倾倒在校园上操场四周边角预先指定的地面上,堆起像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小山。此后,同学们在数周内,先后还去过三沙周边多处有石片拣的山地和海边,像东壁岗尾的采石场、古桶澳的卵石滩和狮球山后的小澳等地,都是同学们常光顾的好地方。

我深知自己是一名学生干部,必须在同学当中做出表率。记得有一次,为了超额完成当天的劳动任务,也想充分发挥好不容易才借来的木板车的作用。在一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唤来两位小组的男同学,拉起木板车,直奔古镇柳周湾方向的路边坡下去拣石片,在短時間內拉回一木板车石片返校后,又临时决定再去拉一趟,不一会儿工夫,拣到的石片再次装满了板车。此时,夕阳已西下,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我催促着两位同学,并立马起身。这回因为上坡,坡度又陡,我就肩挎板车牵引带,前俯身地拔拉着板车柄,后面两位同学也分别在板车两侧协同使劲助推着。这回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载满石片的板车,拉到了柳周湾公路的坡顶。在歇车的即刻,我瞬间额头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头晕眼花,小腿抽筋,但神智还较清醒,身

后的两位同学见我出现此状,急忙扶我到路边山坡的草坪躺下,一边用草帽给我扇着风,一边轻声地说“喝口水,喝口水,歇一下……”我稍息片刻,身体状况有了些好转,一骨碌起身,就唤大家,“时间迟了,我们快下山吧!”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板车就来到了洋坪里村的坡底。在村口我暂停下木板车,走进了一家日杂店,用五分钱买了三个小麻花,三人各分吃一个,顿时体力大增,精神振奋。

石片拉回校园,同学们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用人工锤碎,形成修建水泥路面能用的小石子。那时,全校一节课,各小组同学就急忙跑到操场四周的角落,围绕在各自石片堆的周围,有的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有的就直接蹲下或坐在稍大的石块上,再从石片堆中挑出一块石片,放在一块较大稍平的石块面上,然后,先用一段短麻绳箍好,以防锤石片时,碎石片乱飞伤人,再用铁锤将箍在麻绳里的石片锤碎,有的稍大的石块就用大锤将其化小。顿时,整个校园都是“噼噼啪啪”的响声与欢笑声,构成了一曲十分热闹而美妙的打击乐。刚开始时因为没经验,防护意识不强,许多同学在锤石子时,因锤柄的震动和细石片四处飞溅,造成同学们的手掌充血起泡,手臂、脸部以及身上等部位,被轻微划伤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同学们从来也没有半句怨言,在班主任的示范和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干活技巧。

最热闹和激动人心的场面,莫过是学校每个周末在全校各班劳动委员中,挑选出部分同学组成的验收团,赴各小组验收完成任务的情况了。同学们为了迎接验收团的到来,都会提前将已锤好的小石子,堆成一座梯形的立方体,然后用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梯形立方体体积的求法,去算出本次完成小石子的总量。此时,同学们最关心的就是石子总量是否够,锤出的每颗石子是否合格。

忙忙碌碌的四周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三中师生为期一个月为三沙街修建水泥路拣石片、锤石子的这场义务劳动也顺利结束了,同学们在圆满完成三沙公社交给的任务的同时,也受到了三沙人民群众的赞扬。我们高一(3)班,也因这次在义务劳动中表现突出,被学校授予“义务劳动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锤石子



和。低头俯视脚下,江水与堤坝碰撞间飞溅出新雪般的水沫,急流回旋处,展现出源自冰川锋锐冷冽的蓝颜色。粗犷与秀丽,奔腾与暗涌,奇异地共存于短短一段江面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由这座安详的建筑隔开。

站在这里,自然就会想起那位躬身治水的郡守李冰。或许两千多年以前,他也曾立于此处,撩起袍袖指挥这一惊世的伟大工程,也曾背身回望,将慈爱的目光投向欣欣向荣的成都平原。质朴的郡守也许不会想到,这份恒久的礼物是如何默默浇灌了两千余年的时光,更不会想到,这座“硬扎扎”的水坝让蜀地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了两千余年,造就了富庶的天府之国。

目光投向远方,苍翠葱茏中,有一片如刀疤般的山体滑坡印记,那是2008年那个黑暗的午后留下的永久伤痛。草木空阙处,正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映秀。强震不断,岷江水,震不垮都江堰,也震不碎四川人民的坚韧顽强。而今,废墟瓦砾之上,崭新的城市稳稳矗立,岷江水穿城而过,携着希望与期盼奔流向下,于都江堰畔一分为二,穿过宝瓶口和万顷良田,润过武侯祠的前松柏,沾过杜草堂边的诗香,最终流入万户千家,成为所有饮过岷江水的人民血脉中滚烫热烈的一部分。

这样的水,无疑是值得一拜的。

拜水都江堰

拜水都江堰



复读生

□ 朱国库

说起我复读的故事,虽然不光彩,但还是颇“精彩”的。

我原来的心思全不在读书上,其他各方面倒是“全面发展”。那时已面临小学毕业了,知道自己升学无望,也就更闲散了。再加上邻居一个小伙子讲述他外出打工有吃有喝的经历,我便觉得那生活很不错,小学毕业考不上初中就跟他去。这样一来,就急盼毕业。

那时,功课虽不做,但看了些杂书,也喜欢看戏,电影是最喜欢的。可能是这些缘故吧,我的语文在班上还数一数二。不过,那时五年级就一个班,人数也就二十几人。数学,那就不行了。特别是应用题,那是我的噩梦。什么追击问题啊,蓄水问题啊等等,说起来就头大。那好,反正不懂,上课就瞌睡了。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可我还是那稀泥样。

小学毕业考,果然,数学成绩见不得人啊,最低的两位数。这是预料中,没有什么惊奇的。让我惊奇的是语文,我的天,九十二!老师告诉我,那是全学区第一。这是万万没想到的。小小一个班级,看看杂书看看戏的我,居然也有这样“辉煌”的成就。

可是,语文再好,也救不了我。我依然“名落孙山”,没有意外,结局早就摆在面前的。

我跟母亲说要外出打工,赚到钱会寄回家。父亲觉得我不是读书的料,去打工也可,可母亲不答应,他觉得我还小,应该复读一年。

新学年开始了,看着年纪与我相仿的人都背着书包上学去,我第一次尝到失落的滋味,蒙在家里,哪里也不去,对谁都气鼓鼓的。母亲劝我复读,我不去,那是没面子的事。

这样挣扎了两天,吴老师来了。他是我们的校长。他跟我母亲说,不复读,可惜,语文全区第一啊。只要数学多考二三十分,就可以上了。我有点心动,但我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学校。

这样犹豫了半天,我的老伙计来了。他说,学校来了一个年轻的老师,刚从学校毕业,有意思。有意思?我心动了。再加上我的老伙计也复读,那我就去了。

刚开始,我以为有意思就是上课可以嘻嘻哈哈。谁知,第一节,我就吃了教训。那个年轻老师上课有趣,但绝不让人乱来。他告诉我,那是规矩。

第一次知道有规矩这事。我开始尝试去认真写作业,作文也开始写起来。依稀记得吧,作文还被老师当堂念出来。那种满足感,如受尽严寒终于破土而出的春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可是,数学依旧难。这个瓶颈无法突破,我有点烦躁。想想自己是复读生,如果没有长进,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吴校长给我减免的学费。其时,我与年轻的老师混得熟了。他一身学生气,又多才多艺,处处都感染着我。他说的话,我信。他叫我做的事,我乐意。那时,他用煤油炉做饭炒菜,感觉他做饭煮菜好像很不在行。我倒是能煮能炒,便给了他一些帮忙。

一天,他给我一本教参,叫我回去好好看。我照单接收,回到家,不敢辜负这份好意,便艰难而又认真地看起来。说也奇怪,那些平时让我头痛的习题,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好像也有了温度。我尝试着去做,做完给他看,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

信心,一点点地来了。我开始做更多的基础题。他给我的定位,就是吃透基础,把一些简单的应用题也练一练。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引导我走上那陡峭的悬崖。很多年后,我教学《走一步再走一步》这篇文章时,我的心里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我就是那个悬崖上的小孩,在暮色的饥饿惊慌中找到了一缕光,然后沿着那个光慢慢地走下了悬崖。

那段时间,好几个老师为我们毕业班操心。记得有个个头瘦小的李老师,估计五十开外吧,带着几位邻村的毕业生,与我们一起复习。他说话细细腻腻的,人干干净净的。他写一手很漂亮的粉笔字,他的板书真的很美。为了提高我们的成绩,夜里也有辅导课。闷热的夏夜,甲虫在教室里飞舞,可老师一点都不烦躁,很细心地给我们讲习题。这个场景,如今还在眼前。可是,很惭愧,那个李老师叫什么名字却记不起来了。

复读毕业那年,我语文依然九十来分,数学考了五十七。我得到消息,我能上初中了。好像一共有三个人上初中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只有我这个复读生坚持到初中毕业。

哦,那个刚毕业的老师,姓李。现在,他依然是个有趣的,依然在为我们做贡献。

吴校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今年暑假见到,非常亲切。只是人太瘦了,希望他壮壮的,享受退休生活的愉快。

那个瘦小的李老师,毕业后都没见过,但他的背影依然清晰地留在我这个复读生的心里。

